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麻天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如今在中國，在海峽兩岸、四地，無論到沒到過佛光山，沒有不知道佛光山的；見沒見過星雲大師，沒有不知道星雲大師的。大師是佛光山的創始人，是佛教界的翹楚，也是人間佛教的旗手，更是走向世界的華夏民族優秀的子弟。他倡導並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的人間佛教，不僅為佛教，也為世界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依佛陀之本懷，星雲大師創造了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成就了星雲大師，佛光星雲鋪就了一條通向人間淨土的覺悟之路，也是經世之路、光明之路。

佛光山，位於高雄市大樹區，與屏東隔河相望，五十年前還是一座地處窮鄉僻壤，無人問津的山頭。其中五個小山，狀若蓮花，雖不巍峨，卻不乏秀美，似乎等待著有緣人的開發。人們常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星雲大師獨具隻眼，選中了這座山頭作為弘揚人間佛教的道場，如「得仙人之舊館」，數十年間，篳路藍縷，摩頂放踵，把這座原本不為人知的山頭建設成佛教的聖地，普世的人間佛教事業在這裡風生水起，席捲全球。

記得第一次見到星雲大師時，他就說，最初選擇這裡作為弘法道場，很多人認為地脈不合適：沒有宏闊的山勢，山體錯落不齊，是一個鳥不拉屎，連鬼都不來的地方，難以建設成莊嚴的佛教寺院。

但大師堅持，事在人為，無關風水。事實證明，佛光山就是藉大師的願力，度化了這座籍籍無名的山頭。如果說，這是植根思想深處的選擇，顯然也是大師人間佛教理念的最初嘗試。在他看來，一個僧團，或者說一個社會組織的興衰，決定的因素不是超現實的某種神祕力量，不是神，不是風水，而是人的智慧和凝聚的群體的力量。人不離世間，無人則不成世間。人在世間，可以創造美，也可以變醜為美，或許這也是「人成即佛成」的道理。

無可諱言，佛教創立至今已經二三千年，傳入中國也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無論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還是各種學派、宗派佛教，都是以人為核心，或者說以人為關注對象的。星雲大師說，這



棲霞寺舍利塔佛陀「八相成道」圖。(從左至右)上排：降兜率、入胎、出胎、出家；下排：降魔、成道、說法、涅槃。

就是佛陀的本懷。釋迦月夜出走，就是因為有感於人的生老病死之苦，菩提證道的落腳點也在於人對苦的解脫。

早期的中國佛教，雖然談空說有，但同樣立足世間，「墾植田圃，與農夫齊流；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自宋而後，獨占天下的禪宗，更是以「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飢來吃飯，困來即眠」的原則，把禪道融入行住坐臥、擔水劈柴的日用家常之間。至於晚近，佛法更是以菩薩行直接參與社會，一變成佛的超越追求而為菩薩慈悲救世的靈丹妙藥。在星雲大師看來，佛法就在人間，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然而，佛教的終極關懷畢竟是成佛，是覺悟，是見性，或者說回歸本性。它的基本理論是緣生，故，有非真生，無非真滅，色即非色，空非真空。它的修證方法返觀內照，無我我所，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超現實的，形而上的傾向。更何況，佛法的概念、辯證思惟繁難艱澀，難以滿足普度眾生的要求。所謂「見性成佛」，何謂性？何謂佛性？是成佛才有佛性，還是有了佛性才能成佛？其他比如「非空非有」、「無善無惡」，「淨染同源」等一系列高難度的思惟，都成為佛教發展空間的闕限。加之佛教末流為了迎合民間鬼神信仰的訴求，於是乎尚神通，貴密道，經懺法事，超亡送死，與鬼為鄰，總之一句話，偏離了佛教的人生關懷以及立足人間的軌道。於是乎歷代高僧大德起而矯之。曹溪門下，五家七宗，皆以「平常心是道」為宗旨，強調「但盡凡心，不作聖解」，把禪的精神普及到大眾，使佛教走出了寺院，並向社會全面滲透。離相離念的禪的超越性和心性哲學，一變而為關注人生，與日常生活中柴米油鹽、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瑣細小事休戚相關的大智慧。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國早已為普羅大眾所享用。

近世太虛大師，有鑑於佛教末流，厭世逃禪，積重難返，或為帝王神道設教之祭壇，或以鬼神禍福為愚民之工具，公開批評中國佛教「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¹，倡導以人生佛教，建中國僧制、建人間淨土。於是，「人間佛教」的概念卓然獨立，作為一面旗幟彪炳於世。二十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在大陸有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強調在新時期「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也有淨慧法師提出的生活禪，意在說明佛教中國化、大眾化、現代化的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在現實生活中學禪、行禪。

此外，除了極少數僧人，堅持離群索居，岩居穴處，高蹈避世的傳統修行方法，表現出離世的傾向，絕大多數僧團、僧寺，本質上奉行的也是人間佛教。君不見，幾乎每個寺院山門的兩側，都醒目的閃耀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八個大字；更有如虛雲、本煥，以及台灣的其他山頭，無不是以服務社會、奉獻人生相砥礪，只不過他們不以人間佛教為標識罷了，故不再贅述。

據此而言：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現代轉型中的一面旗幟和口號，是對傳統佛教的繼承和發展。

毋庸諱言，自釋迦到中國禪宗，自太虛到星雲、趙樸初和淨慧，人間佛教的思想源遠流長，一脈相承——佛陀的本懷，更是「佛法在世間」的理念和表現形式。但是，這並不等於上述人間佛教可以同佛光星雲的人間佛教做等量齊觀。

太虛的人間佛教，重在革除積弊，以期恢弘佛陀六和主義²的真精神。他首先要革除「神道設教的迷信」，革除「法派的私傳產制」；

1. 太虛：〈三十年來中國之佛教〉。

2. 見和同解——學術自由；利和同均——經濟均等；意和同悅——民主自由；身和同住——居住自由；戒和同修——信仰自由；口和無諍——言論自由。



2010年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於佛光山舉行，來自50餘國、2千多位佛光人代表與會。

其次要改革「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唯有破才能立，唯有革除積弊，才能「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³。換句話說，太虛的人間佛教，是在當時佛教內外交困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外有強權侵凌，波旬滋事；內則獅座蒙塵，象教垂危，「池無九品之花，園有三毒之草」⁴。為了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其重在僧制改革，在於思想上的建設，而不在於有組織的人間佛教的推行。

至於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更是在批判唯心主義，視宗教為迷信的特殊文化背景中提出的口號，其發展難免受到政治的影響。淨慧的生活禪，與星雲的人間佛教遙相呼應，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也嘗試藉助僧團之力，謀求佛教在新時期充分的發展。然而遺憾的是，人生苦短，老和尚壯志未酬，只能有待來者了。

簡單的說，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間佛教和人間佛教思想，與佛光

3.《太虛自傳》。

4. 同註3。



山大不相同。他們或僅止於宣傳，或起步於嘗試，或重在破除陋習，或傾向自我保護；雖然發其先聲，但舉步維艱，難乎為繼；雖不缺乏理論上的系統準備，卻缺少在僧團和社會上的實踐和推廣。

上個世紀，中國佛教，無論大陸，還是台灣，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一直處在改革和艱難的轉型之中，加之僧才摧萎，內部就衰，大有「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傾向；佛教自覺覺他，濟世度人，勇猛精進的精神，在某些寺院幾乎喪失殆盡；故非變不能求存，非改革不能發展。如此因緣聚合，呼喚高僧大德出世入世。星雲大師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應時而生，應運而立，培養、凝聚並率領高素質的佛光僧人，創立了佛光道場，高舉人間佛教的火炬，照亮了人間佛教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把人間佛教推向世界，推向現代化的進程。

竊以為，星雲大師盡其終生之力，不捨晝夜，追尋佛陀的本懷，凝聚佛光僧團之力量，適應信眾乃至普通民眾之需求，實踐了人間佛教精神：立足「緣生」的理論基礎，以成佛為終極關懷，以覺悟眾生為使命；並且發揚了近代佛學的人世情懷和參與精神，表現了不離世間，不捨世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傾向於建設人間淨土和自心淨土。上契無生，下教十善，神聖人間，神聖人性！

這就是星雲大師，當代人間佛教的卡里斯瑪！

任何一個制度化的宗教，或者僧團，其發生、存在和發展，要在於得人不得人耳——決定的因素是人，是有思想、有追求、有理論的人。佛光山的興起、存續，無疑得惠於星雲大師的橫空出世。「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看過星雲大師傳記的人都

能體會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雖然有往聖之學可以繼承，但在親歷親為的社會實踐中，星雲大師又經歷了多少個漫漫長夜，克服了何等的艱難困苦。為了適應信眾和社會的需要，如何把他的人間佛教理念，作為雅俗共賞，平易近人的教化，像種子一樣播撒大地，星雲大師又傾注了多少心血。從早期的《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到翻譯成近三十種文字的人間佛教著作及近期出版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從宜蘭鄉間小路上的講經布教，到紐約世貿雙塔廢墟旁的弘法度生，星雲大師無時不在宣講他那通俗易懂的人間佛教思想，把這一理論不斷深化並潛移默化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

理論是集團行為的指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佛光山人間淨土建設的行動指南。像天台宗的「一心三觀」、華嚴宗的「六相圓融」、唯識宗的「唯識無境」，以及基督教的基督論（Christology）、三位一體論（Trinitarianism）、救贖論（Soteriology）等等一樣，同樣是它們各自的理論基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數十年的發展實踐中，不僅逐漸完善、深入、理性、系統，而且以通俗淺白的話語表述為三句九字：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這樣的說教，雖然沒有形而上的名相分析，也沒有佶屈聱牙的冷僻概念，但是，暢曉如話，如說家常，易懂易記，讓他的人間佛教理論在信眾中，以至所有的追「星」族面前一覽無餘。

從形式上看，星雲大師的界定採用的是表法，這是方法；就內容而言，類似墨家三表法認識事物，判斷是非的標準，可以說是邏輯。

佛說的，顯然是「本」，即墨子所說：「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指的是前人的經驗。這裡強調必須有佛教經典的依據。

人要的，大體上合於「原」，即三表中的「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也就是現實的根據，自然要「實」。人要的，就是要符合人和社會的要求。

善美的，相當於第三表「用」（「有用之者」），「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換句話說，不僅要本之古聖王之言，佛陀之說、滿足人的需求，而且要有益於百姓，利濟眾生，屬於積極地、進取地，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正能量」，而非低俗惡俗。

正確的思惟，無需刻意追求，也會大體相似。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界定與墨家邏輯遙相呼應並非偶然，顯然揭示了人類思惟的共性和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由此可見，星雲對人間佛教的通俗化解說，也可以說是「上本之古聖王之事」，同樣具有本、原、用的深刻內涵——不僅要成佛，而且要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即「人成即佛成」。誠哉斯言！

首先，「佛說的」，用星雲大師的話說就是：「佛陀在人間對人說的，當然是人間佛教。」⁵毫無疑問，人間佛教首先必須從根本上契合佛陀本懷；所願、所言、所行皆須有原始經典和佛教基本理論作依據；其次，尤其注重，或者突出佛陀對世間的關注。

前者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

人間佛教的「人間」二字，乍聽起來似乎遠離成佛的終極追求和超越的神聖的境界，其實不然，在星雲大師的心目中，恰恰是回歸佛陀之本懷，立足人間，不捨眾生，引領眾生、教化眾生，與眾生一起，實踐並實現佛教的根本教義——「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等。在星雲大師看來，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上承佛陀的基本

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頁 90。

思想或基本理論，開啟了佛教的現在和將來。他指出：

佛陀對人間的看法，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是非常究竟的。不過，後代弟子、信徒，因為對佛陀的教化沒有深刻的體認，多從消極上講說人間的苦、空、無常、無我，使得一般信徒都跟著從消極面去體會，讓人感覺到佛教的人生沒有美景，沒有光彩。

遙想人間的佛陀都在社會上生活、托鉢、乞食、說法，度化眾生，後代的佛教徒卻主張要入山隱蔽修行，與社會脫節，把積極救世的佛法轉為消極避世的意思，甚為可惜！⁶

如此講說，一目了然，既說明佛光山人間佛教應運而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也從內在邏輯的層面上告訴人們，人間佛教的思想是對佛陀根本教義的繼承和發展，與中國佛教的主流一以貫之，一脈相承；與隱修的佛教、遁世的佛教、逃禪的佛教、鬼神的佛教，分道揚鑣，絕不相侔。正因為如此，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基本理論熟稔於心；對佛教經典無論何時何處都能信手拈來；於禪宗的公案，中國的民諺和傳說，皆可引為譬喻而作深入淺出之說教。如此以「佛說的」淺白的語詞詮釋人間佛教之根本，其理不能說不深，其意也不能說不遠。

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教的基本理論，如緣起、涅槃、實相無相、即色即空、非有非無，乃至「不思善，不思惡」，即或是一闡提皆有的「佛性」，對於普通人而言，不，應當說對於包括有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在內的大多數人而言，依然是陽春白雪；形而上的名相分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頁 63。

析，更是雲裡霧裡，讓人摸不著邊際。這裡需要的不只是知識，還有悟性。所以，理論問題不是不用，而是看怎麼用；不是不說，而是要怎麼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不僅要在理論上「六經注我」，而且要在實踐中有更多地「創造」，或者說適應性的改造。關於人間佛教的定義就是成功的例子：既契合佛教的根本教義，如理如法，又直接明快，通俗易懂，淋漓暢達地突顯了佛教對生命、生存的普遍關懷。在他的近期著作中，就是這樣講述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的。

依星雲大師之見，佛說生老病死，苦空無常的究竟實義，是要人們「進德修業，去除苦因，得到究竟安樂；不是要讓我們感到人間是苦，就厭離人生，就感覺到娑婆如苦海，三界如火宅，人生沒有意義，人生活得沒有目標，因此不愛世間，厭離世間」。其實，「苦是我們的老師」，「是我們的力量」，「能幫助我們成就」，「好像泥土做的瓦罐經過火烤，它就會堅實；瀝青被壓縮之後，就會堅硬踏實，給人行走；就說是黃金吧，也要歷經艱苦讓洪爐來冶煉；就是白玉吧，也要辛苦地讓工匠琢磨才能成器」；「就是佛陀吧，沒有六年苦行的基礎，後來的悟



苦是人生的增上緣，我們要自我訓練，以苦為樂。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道也不是那麼容易。」

總之，「苦是有積極向上、成長的意義」，「苦行也不是修行必經的過程，但是能夠吃苦的人生，必定前途會有作為、有成就。所以，人生對苦，應該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它是我們的增上緣，不是我們的仇敵。假如能自我訓練，以苦為樂、以苦為有、以苦自得，那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⁷ 佛家四諦的究竟實義，經星雲大師娓娓道來，便成為「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的普遍追求，不僅如理如法，而且積極向上、生動鮮活、雅俗共賞。星雲大師就是這樣，經典熟稔於心，說法方便宏闊，意義簡潔明快，語言流暢，譬喻精當。這就是「佛說的」人間佛教。

從根本上說，人間佛教就是要「秉持佛陀的本懷，容納空，容納萬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遍滿虛空。星雲大師引《華嚴經》說：「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所謂法身者，就是遍滿虛空，充塞法界，無處不在，無處不有。」星雲大師進一步引用馬祖答龐蘊居士偈云：「心空及第歸」⁸，說明「世界是我們心裡的世界，眾生是我們心裡的眾生，萬物是我們心裡的萬物」，「佛陀就在我們的心裡」⁹，我們就是世界的主人、萬有的主宰。如此，人間佛教超越空有的神聖性不辨自明，同樣也表現出中國佛教心性哲學的特徵。

「佛說的」是本，在大師的著述中，其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這裡沒有必要作太多的引述。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佛說的」這句

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頁 63-70。

8. 偈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9. 同註 7，頁 93-94。

淺白的話，實際上是因明三量中的聖言量。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界定不僅與墨家三表法合本，顯然也是佛家聖言量，或者說聖教量的直接表述。

其次，「人要的」，近似三表中的「原」。如果說「佛說的」是指導思想，是必須遵循的聖言量，那麼，「人要的」便是具體行動，是佛教思想的踐履，就是滿足人類社會所需之實，也是直接親證、冷暖自知的現量。其意鮮明，婦孺皆知，無須做畫蛇添足的解釋。

需要說明的是，「人要的」比墨子三表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還要務實；因為他關注的不止於百姓耳聞目睹之先驗，更應當是眾生主觀上想要、實際上需要，和事實上所要的實在。事實上，如何以佛法為指導，真正做到自覺覺他，普度眾生，滿足人之所想、所需、所要，遠比堅守「佛說的」，即熟悉經典，要難得多。因為這不僅要引領眾生實踐「佛說」，而且要身體力行，履行釋迦弟子之責，把「佛說的」化作「人要的」，在社會實踐中做人間佛教之楷模。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服務社會，奉獻社會」。

其實這也是佛光星雲人間佛教的重點。星雲大師一生致力於此，創造於此，也成就於此。耳目之實是感知，現量必須親證，「人要的」指的就是直面人生，直面現實，如何實踐才是至關重要的。理論上的詮釋要不就是博士買驢，三紙無驢；或者便是畫蛇添足，用禪門的話講也正是「說似一物即不中」，這裡沒有必要做這樣事倍功半，費力不討好的事。只要看一下星雲大師對此如何躬行實踐，運斤成風，就能夠深切體會到「人要的」之豐富內涵和普遍意義。

毫無疑問，佛光星雲倡導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等，無處不在滿足人之所需所求，充分體現了「人要的」人間佛教精神。即便對於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燒頭香這樣的民間信仰，佛光山也方便施設，給人歡喜和希望，乃至在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付之以親切的關注和甜蜜的微笑。

至於創辦老人院、幼兒園、小學、中學，辦電台、電視台、報紙等，都是「人要的」產物。還有「百萬人興學」，佛光山白手起家，一改建寺廟、創叢林之傳統，在海內外創建了五所大學（南華、佛光、西來、南天、光明），更是人間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創舉。正如星雲大師所說：「只要是社會需要的，我覺得都應該全力以赴，給予佛法的布施成就。」¹⁰ 人如其言，事如其言，誠哉斯言！

曾記得，在星雲大師的祖庭——宜興大覺寺初建時，大師就向主持建寺的弟子們提出要求：首先要知道人們來寺院禮拜佛陀，最需要的是什麼？答案出乎意料：是洗手間！

每一個坐著汽車長途奔波，匆忙趕到山中，進得寺院的信眾，自然要先解決內急的問題。一個真正以人為本，利濟眾生的佛教道場，方便的衛生間設置也就成了頭等大事。這樣的答案，仔細想來雖然出乎所料，卻也在意料之中。吃喝拉撒，事無巨細，但凡關係到人的切身利益，就應當認真對待。以小觀大，見微知著，對小小的洗手間的思考，明顯含有禪宗思惟的特徵，也可見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對人的普遍關懷。

從大的方面說，海峽兩岸是統，還是獨；是一個中國，還是一中一台，顯然是政治問題。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儘管有「不依國主，法事難立」，積極或被動地參與政治的傾向，甚至以帝師王佐的身分，於朝野叱吒風雲，縱橫捭闔，但其主流還是「沙門不拜王者」，追求超越，高蹈避世，與政治保持相應的距離。然而，政治是人類

1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257。

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顯然也是「人要的」。人間佛教的政治參與功能也就順理成章了。在兩岸關係上，星雲大師奔走大陸與台島，以其創建的人間佛教做紐帶，主張一個中國，一個中華民族，積極推動兩岸統一，為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星雲大師多次用「五指爭大」的故事，譬喻兩岸統一，說明只有握緊拳頭，才最有力量。他說：大拇指說我排第一，我最大。食指說我接觸的東西最多，我排第一。中指說我最長，我應該排第一。無名指也不甘心，戒指什麼的都套在無名指上，我最富有，我應該排第一。小拇指不同意，雖然他最小最邊，但他很自信地說，當我們合掌時，對父母、聖賢、菩薩來說，我是最靠近的。「現在兩岸三地如手，五指爭大，誰也不要爭誰大誰小，兩岸三地都是中國人，合起來成為一個拳頭，拳頭就是力量，中國一定能夠強大，這就是『中國夢』。」星雲大師就是這樣，以獨特的幽默和平易近人的風格，以及低沉但富有穿透力的聲音，緩緩地講述世界和平，中華民族興旺的道理。和平、民族的興旺發達，固然是歷史潮流的大趨勢，是政治的，同樣也是「佛說的」、「人要的」的人間淨土。

我常常想，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中國領導人用乒乓球打破了中美關係的堅冰；二十一世紀初，兩岸關係的解凍是同佛教分不開的。於此，佛光星雲，功德無量。

記得在上海的一次聚談會上，星雲大師即興說：「有人說我是工具，這話沒錯，說明我還有用。我就想做工具，如果我做不成工具，我就沒有用了。」此話同樣說明佛光山人間佛教以人為本，作「人要的」的工具和自度度人的舟楫，在政治上的參與也就成為人間佛教的合理化訴求。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人要的」不僅是滿足人類社會生活之所需，而且要同「佛說的」一以貫之。如若不然，當以「人要的」為準則，既要滿足人生之所需，又要符合佛教的基本精神，而不同佛說相違逆。在這裡，尤其能夠顯現出佛法不離世間的人文關懷。比如佛家戒殺，在很多環境中與「人要的」恰成悖論。但在星雲大師看來，佛生活在人間，說法在人間，度化眾生也在人間，「佛說的」必定是「人要的」，「人要的」自然也就是「佛說的」。

毋庸諱言，生命是值得尊重的，人尤其是世間最可寶貴的。不僅佛家，古今中西，都主張保護生命。中國儒家更有「君子遠庖廚」，「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之說。這既是不忍之心，也有戒殺之意。佛家既認為眾生一體，同體共生，無人相，無我相，無分別相，故傷生即傷人，殺人即殺己。星雲大師說：

所謂殺生，顧名思義，就是使對方沒有辦法生存，斷絕生路，包括自殺、教殺、贊殺。殺生有行為上的殺生，有語

言上的殺生，乃至有意念上的殺生，甚至「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種無心之殺雖有殺生之行，但無殺生之心。

也就是說，殺生有「殺行」和「殺心」之別，都屬殺生之戒，但有輕重之分。大師還講：

以人為本的佛教，對於殺生的諸多問題，只有功過上的輕重比較，但也不是絕對的。過去



戒殺生，主要是長養慈悲心，這才是「人要的」佛陀本懷。

佛陀「殺一救百」，殺一個強盜而救了成千上萬的百姓，表面看起來是不慈悲的，可是為了救更多的人，其實是在行大慈悲。此即說明佛教戒律不但是消極的行善，更重視積極的救人。尤其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既有世間法，就不能不顧及社會人生的實際生活，否則與生活脫節的佛教，如何為人所需要？

既然佛教以人為本，自然應當以救度眾生為己任，所以重視的是積極的救人，而非消極的行善。「殺一救百」不僅不為過，而且是大慈悲。

更進一步說，佛教雖然主張尊重所有的生命，但事實上每時每刻都在無意間傷生害命。「例如呼吸時空氣裡沒有微生物的生命嗎？茶食之間沒有微小的生物嗎？甚至打針吃藥、開刀、火葬、土葬，難道沒有傷害寄附吾人身上的生命嗎？」如此無「殺心」之殺，雖然說也是罪過，但只要「深深懺悔」，還是符合佛教的根本精神。

如上所舉，無論是殺一救百、無意傷害其他生命，以及殺行、殺心之別，目的在於告訴所有人，「戒殺生，主要是長養我們的慈悲心」¹¹，而非膠柱鼓瑟式的愚妄之執。記得大師還講過另外一則故事，說的是，河上行舟，船行駛時傷及許多魚蝦小蟲。船上一個秀才問同行的和尚，如此傷生，是船夫的罪過，還是乘舟人的罪過？和尚斷然回答：是你的罪過！因為你多管閒事。顯而易見，罪由心生，秀才之憂，實在是佛教所破之我執，故為有過；唯有長養「慈悲之心」才是「人要的」佛陀本懷，才是「佛說的」終極關懷。這

11. 上引均見《普門學報》第27期〈當代問題座談紀實〉。

顯然也是臨濟禪思惟的特點。

其三，「善美的」，「淨化的」，是「有用之者」，即「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通俗地講，就是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必須符合國家百姓的利益。這是判斷是非的標準、善惡的標準、美醜的標準。上述「人要的」顯然以此為準繩，而加以審度、取捨。這也是因明三量中的比量。

佛教說「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禪宗尤其喜歡講「不思善，不思惡」的本來面目，儒家受佛教的影響，也有「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意在突顯超越對立、破除分別，回歸本性，眾生平等的終極追求。事實上很難認識，更難做到。何謂本心？何為佛性？對待如何破除？分別如何消泯？無善無惡終究還是善惡分明。

中國社會各階層，從高官到庶民，從學者到江湖術士，人們輾轉引述的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果報思想和結果。善惡、美醜依然是判斷是非的標準。佛光山索性揭起「善美的」旗幟，作為人間佛教利益眾生之「用」，既是釋迦之本懷，也是佛光星雲人生佛學之創新。

誠然，善惡、美醜是現實世界的比較與選擇，但也是通向覺悟的終極境界的道路和橋梁。簡單地說，善美就在人間！人間的真善美就是佛教的人間淨土。所謂「平常心是道」、「人成即佛成」，指的就是這樣的事實。因此，「善美的」就是躬行人間道德、政治和法律，也就是孔子說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基於此，星雲大師也像近代高僧大德一樣，高揚「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薩行，不以成佛為追求，而以菩薩在人間慈悲度世。不同的是，星雲大師以一種建設性，而不止於批判的態度，把「善美的」廣布人間，實現人生的圓滿自在，如此，「把人做好」，「還

怕不能成佛嗎？」¹²

星雲大師指出：

在人間佛教的修行裡，就必須提升自己，要求自我能比別人、比過去更好更高。人間佛教的六度萬行等菩薩道都是我們行為的準則。例如在《維摩詰經》裡，就分別依眷屬、朋友、飲食、衣服、居住、交通、教育、娛樂、資用、修行十個項目，描繪出人間佛教藍圖的具體內容。¹³

一個家庭裡，父母兒女要互相精進合作，才能創造美滿的家庭；一個團體機關也是要靠大家協力打拚，才能讓事業發展。如果今天普世的人民都能加一把勁，將一點快樂給人；人人都能有此想法，世界還不安樂美妙嗎？¹⁴

他還引經據典說：「女人光是容貌端正，身材姣好，不名為美人，更不值得驕傲；唯有心行端正，具備賢淑的女德，受人尊敬，方可名為美人。」¹⁵說到底，三好、四給、五和等就是善美！

星雲大師關於躬行人間道德的說法比比皆是。一般認為，割髮出家，就是斬斷情絲，尤其是斬斷男女之情愛；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法裡則不盡然。他引述「三茅道士」的事蹟說：有三兄弟到茅山修道，途中，小弟為照顧生活在貧困中的寡婦和四個孩子的一家人，改變初衷，全心全意為這個殘缺的家庭，奉獻了九年的青春年華，

1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91。

13. 同註12，頁89。

14. 同註12，頁87。

15. 同註12，頁5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並因此成道。兩個哥哥雖在茅山苦修，最終也未能修成正果。星雲大師借此而言：

俗情寄託於占有，聖情寄託於悲願。絕情絕愛可以成道，
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¹⁶

可見，佛門並非一概排斥情愛，人間佛教就是要把情愛落在實處，落在現實的倫理道德上。這就是善美與淨化。星雲大師為我們講述的另一件真實的事例，同樣說明了「善美的」本質和要求。

一個佛光山的信徒，因兒子遭遇車禍痛不欲生，於是懷疑菩薩救世的願力。她求教星雲大師說：我一直深信菩薩利益眾生，救苦救難，燒香拜佛、拜觀音，應當說心誠則靈，可是為什麼菩薩不能保護我兒子的平安呢？大師不無幽默地回答：菩薩是靈的，只是你的兒子跑得太快，連菩薩也追不上啊！認真品味大師的話，誰都會會心地微笑。這不僅是對這位受了傷害的母親的開示，同樣也是對廣大民眾的說教。話是善美的，揭示的道理更具有普遍的意義。這讓我想起一副觀音大士的對聯：

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

星雲大師的應對，不止說明觀音慈悲為懷，更為眾生指點迷津：萬法心生，心淨則佛土淨，自造因，自受果。若不能堅守人世間的善美，違逆道德、法律和社會秩序，誰也救不了你。可見，行為善美的人就是菩薩，善美付諸眾生者就是君子，就是佛。

不僅如此，處處留心皆學問，時時不忘盡善美，「善美的」還滲透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星雲大師經常飛行在地球的上空，飛機

16.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378-379。

上的用餐簡潔方便，營養衛生。如此常人司空見慣的小善，在大師的眼裡也如燦然的蓮花，開啟了他心中的大光明。大師從中受到啟示，便在佛光山宴請賓客時，採用飛行套餐，賓主歡坐席間，一人一份，各司其責，既方便交流，不失溫馨；又互不影響，潔淨便利，還顯得獨具一格，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其實，佛光山滴水坊的設立同樣把餐飲和休閒結合在一起，與快節奏的都市生活相適應，只不過散發著濃郁書卷氣息的優雅舒適的環境，保障的是在用餐前後悠遊讀書，而不是普通的娛樂。正因為如此，滴水坊也成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一張光鮮「善美的」名片。在宜興召開的素博會，倡導素食文化、生態環保相結合，引領綠色生活潮流，又是佛光星雲「善美的」人間佛教新作。



紐西蘭北島佛光山滴水坊深具人文氣息

還有如安樂死的問題，星雲大師說：

有時一個病患看似病得很嚴重，也許醫生已宣告他的生命只剩半年、一個月，甚至一個禮拜就要死了，但其實也不一定。有一些人被送到太平間，卻又活了回來，這種實例我就親眼見過好幾個。如果這時你給他一針，讓他安樂死，他就沒有機會重獲生命了。所以安樂死牽涉的問題很複雜，最重要的是要減輕病患的痛苦，對臨終的病人要安慰他、鼓勵他，給他求生的意志與力量，讓他心理上不痛苦，這是最重要的，至於是生是死，那是自然的結果。¹⁷

毫無疑問，與比較流行的觀念不同，星雲大師更重視的是生死的自然結果，以及生命的尊嚴，當以「善美的」價值觀念對待死亡，讓死神親近善美，同樣體現了三好、四給積極向上的精神。

上述對佛光星雲人間佛教的印象，從思想方法上也可以概括為：本源論、工具論，以及目的論，或者價值論。

佛說的，就是佛陀的本懷，或者說佛教的基本理論，即立足「緣生」的理論基礎，以成佛為終極關懷，以覺悟眾生為使命。這是本源論。

人要的，就是不離世間，不捨世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就是普度眾生的入世情懷和實踐。這是工具論。

善美的，顯然是人間淨土和自心淨土。上契無生，下教十善，神聖人間，神聖人性！這是目的論，或者說價值論。

綜上所述，以簡表見示：

17. 《普門學報》第16期，〈佛教對安樂死的看法——星雲大師新加坡醫學座談會紀實〉，高雄：普門學報社，2003年7月，頁290。

內容 \ 對照	墨家三表	因明三量	思想方法論
佛說的	本	聖言（教）量	本源論
人要的	原	現量	工具論
善美的、淨化的	用	比量	目的論或價值論

毫無疑問，佛光山人間佛教推動了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首先取決於星雲大師卡里斯瑪式的個人品質的召感，在思想上得益於系統的人間佛教理論的指引。此外，一個團結一致，堅守一個宗旨，奉行同一理論，而且素質高，朝氣蓬勃的佛光山僧團，無疑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在台灣，在海峽兩岸，乃至在兩半球的現代生活中示範和發揚光大的切實保障。

佛門三寶，佛、法、僧，佛則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這是《壇經》中的無相三皈依。佛法在人間，僧是佛法的實行者。佛法能否不離世間，在世間得以實現，卡里斯瑪式的高僧固然重要，僧團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視。用世俗的話講就是「人才問題」。所謂淨，就是「善美的」和「淨化的」，是僧團的素質和進取精神。

近世佛教頹落，僧人素質普遍下降，所謂「池無九品之花，園有三毒之草」。更有甚者，半起白徒，名字未識，何論經教？¹⁸ 專事鬼神，不問蒼生，人的佛教大有變為鬼的佛教、神的佛教，或者死人佛教的傾向。僧人素質更是在這樣的頹勢中愈降愈濫。佛教革新勢在必行。僧質提升，僧團改革，自然也就成為首要的任務。星雲大師初起宜蘭，適逢其會，承荷使命，繼於佛光山親力親為，培養、凝聚了一批高素質（高情商、高智商、高才能、高效率、高學

18. 章太炎語。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歷)，勇於任事的佛光僧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見和同解，續佛慧命，讓人間佛教崛起台灣、南亞；影響所及，遍於中國，並以世界佛光會為載體，在世界範圍內風生水起。

佛光山是一個高情商的僧團。

佛教雖然主張絕情禁欲，但並非絕對排斥一切情欲。誠如大師所言：「俗情寄託於占有，聖情寄託於悲願。」也就是說，情有聖、俗之別。悲憫眾生、利益眾生，救世的悲願，對眾生的悲願，不僅不應當禁絕，而且要發揚光大。基督教說：「神愛世人」；儒家講「仁者愛人」，佛說「利益眾生」、「愛人即愛己」，甚至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無論中西古今，人世間情愛無處不在。元好問有詠雙雁詞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情至極處，生死罔顧。禽鳥尚且如此，人又怎能心如止水？佛光星雲倡導的「三好」、「四給」，正是慈悲為懷的聖情在世間的集中體現。

對此，每一個佛光僧人都身體力行，把悲憫眾生的清涼雨露遍灑娑婆。星雲大師說「給一點微笑」，正是這一點微笑中蘊含的熱情和周到，把佛光僧團的情商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可以這樣說，佛光僧團的情商同樣得益於星雲大師的典範作用。

君不見，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由無錫轉往台北，一個耄耋老人，精神矍鑠，滿面春風，站立在台北機場出口旁，同每一位參加會議的嘉賓握手致意，驅散了異鄉的縷縷寒意。

君不見，在滴水坊、在傳燈樓、在大大小小的會議室，大師不憚其煩，和顏悅色，同每一個來訪者親切交談：或暢談人間佛教，交流學術心得；或徵引民俗掌故，異域見聞……指點迷津，妙語連珠，機鋒四伏，談笑風生，更讓人樂不知返。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於2017年舉辦第五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星雲大師四度蒞臨現場，足見大師對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梁清秩／攝）

星雲大師就是一位高情商的大德大慧。

常言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佛光山有這樣的師父，自然要帶出雖然出家，卻不忘世，能夠親近世人，笑對含靈的徒弟，無時無刻不以情為接引眾生，登上覺岸的舟楫。

在台灣，我去過幾乎所有佛光山的道場，從宜蘭到高雄，從台北到台南；在海外，曾經造訪洛杉磯的西來寺，也經過巴黎即將建成的佛光山歐洲總部，無論哪裡，都能看到充滿佛光的的笑容。他們「處眾以謙恭為有禮」，「待客以至誠為供養」，笑容自然真誠，顯然是發自內心而非得自訓練。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四期

這是佛光山的歡迎詞，
這是佛光山的接引歌，
這也是佛光山對外交流的一張光鮮的名片。

尤其對於我們大陸的學者而言，去一趟台島，需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手續，還要有無盡的焦急等待，故常常視之為畏途；然而，佛光山的熱情好客和周密的安排，很快就讓人融入賓至如歸的家的感覺。

感覺畢竟帶有主觀的偏向，還是讓我們看看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生是怎樣描述她在佛光山的日子。她說：在佛光山的「第二分驚喜則是七天的禪學營學習，喜在萬千人之中的你我相識。」她第一個認識的人是星雲大師，第二個是佛祖，接著說：

我認識的第三個人是佛光山。為何將一座建築視作一人而論道？我想答案自在每一位青年心中。幾日下來，佛光山成了我們的家，見面蓮花指祝願吉祥，法師慈悲照料著起居生活，每個人踐行著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在這裡，每個人似乎卸去了平日的偽裝，不再擔心自己受到虛情假意的欺騙甚至漁翁得利的提心吊膽，不再恐懼無家可歸抑或他鄉異客的孤獨，做一次真實的自己——真實的相信每一個人，真實的付出自己每一分慈悲與關愛，真實的祈願每一位眾生安康而吉祥。與其說是認識了佛光山，倒不如說認識了一個沒有偽裝的自己，原來世界還有愛，我還有愛。

我認識的第無數個人即是幾千的同齡青年，他們一樣心懷國如家的企盼，給人信心，給人希望；他們一樣迫切的尋求和諧眾生的出路，相信因緣與善果，給人方便，給人歡

喜。行堂、出坡、山水禪、早課、傾聽開示……一起生活的日子稍縱即逝，但於我，卻是再也難以忘卻，那一段光陰，那一段情。

雨天的傍晚，我不止一次的站在窗前遙望著這座山，這個城市，這些人，遙想著世界的每個角落，如若都如佛光山一般親切而美好，那世界該是怎樣的一番景象，自然也不會有戰亂爭鬥抑或偷盜行竊等等的紛擾了吧……

正是佛光山人的親切與美好，正是那一段光陰，那一段情，讓她看到了整個世界，以及她自己還有愛，並因此「難以忘卻」。也正是這一分情愛，才凝聚起世界各地佛光會百萬的僧俗才俊，才吸引了兩岸四地，乃至世界各國不同信仰的粉絲們的密切關注，才使得人間佛教在當今社會如火如荼。

毫無疑問，人間佛教原本就是佛陀的本懷、佛家弟子的大智慧；佛光山人間佛教固然得力於星雲大師的倡導與躬行，同樣也是佛光山僧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佛光僧團的高智商自不待言。而他們卓著辛勞，兢兢業業，雷厲風行，精益求精的任事風格，即使是年逾古稀的師長，同樣在弘法利生的第一線不捨晝夜的盡心盡責，充分顯現出佛說「勇猛精進」的才能與效率。

佛光山的核心佛光僧團，比丘、比丘尼計不足二千，但是，他們在世界各國設立近三百間道場，有自己的廣播、報紙、出版社、電視台；大師著作多達三十九種文字；還在海內外創辦五所綜合大學，還有中小學、養老院、幼兒園以及其他教育和慈善機構，其效率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在我認識，乃至僅有一面之緣的佛光僧人中，無不精力充沛，腳踏實地，勇於任事，不辭辛勞，既符合「集眾作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四期

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叢林清規，也適應現代社會科學高效的工作方式。

以我們比較熟悉的學術刊物《普門學報》（即此《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的前身）而言，編輯僅有二位法師，每年刊行六期，每期近二十萬字，與其他學術刊物相比，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毫不遜色，可是很多學術刊物的編輯人員遠在《普門》之上。佛光山的工作效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星雲大師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人間佛教，而且筆耕不輟，每天都要在佛光山的報紙——《人間福報》上發表文章。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的論著，及時地翻譯成世界各國流行的語言計三十九種，其種類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不說是數一數二，至少也可以說是名列前茅。這些皆得力於多才多藝的佛光弟子們的通力合作。

還有佛光山的藏經整理工作，也是以小博大——藉少數人之力，成就百年大業。總之，只有深入到佛光山內部，才能對他們盡心、進德，高才、高效的風，或者說門風感同身受。

至於高學歷，儘管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甚至有人會提出一千條、一萬條的理由，說明學歷的無用，但在現代社會，學歷畢竟同其自身的素養和知識結構有相應的關係。或許正因為如此，也有鑑於近世僧人素質每況愈下的前車之鑑，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前期就注意到弟子們的學歷教育。

在早期的弟子中，多數都在日本獲得文學、史學、宗教學的學位；其後更是遣送優秀弟子到歐美各國專攻博士、碩士學位；再後來，又將一些德才兼備的年輕僧人送往內地著名大學，攻讀哲學、宗教學博士，學成歸來，現在已經是佛光山的後起之秀，為佛光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還在佛光山內部設立專司僧眾教育的機構，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1977年星雲大師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40多年來，已陸續出版8大類、277冊《佛光大藏經》。（慧廷法師/攝）

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卓越僧才。無可諱言，人間佛教對人才的選擇與培養，既是大師的卓識遠見，事實上，也讓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後繼有人，來日方長！

我期待，也看到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將來。



人間佛教重視的是現世人生的富樂，人間佛教就是要把淨土建設在人間，讓人當生就能「現證法喜安樂」，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死後才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人間佛教語錄